

✦ 做盘扣和养花一样，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，让自己静，才能在生活中寻找灵感元素。



# 扣坨编结，盘扣成艺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珊丽娜说，她的第一职业是家庭主妇和母亲，而做盘扣则是她的第二职业。就这第二职业而言，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很成功。这和他人对珊丽娜的认知相悖，因为早在十年之前，她就已把盘扣“升级”成了一门艺术，开创了“盘艺”这个艺术门类，并被列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她和团队创作的两万件盘艺作品创下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“款式数量最多的盘扣”的纪录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盘扣匠人。

## 怎么舒适，怎么来

1998年，珊丽娜开始自己设计盘扣，她与盘扣的渊源，要再向前追溯到她还在做演员的时候：“以前是演员，拍二三十年代的戏，穿的都是旗袍。那时的旗袍，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压箱底的，拍到哪个角色，就到服装部去找。找到哪件合适的，连烫都不烫，拿起来就穿，扣子永远都是直角扣。”这就是珊丽娜对盘扣的最初印象。

盘扣的最初作用，当然是作为纽扣，一开始只是“结”，后来才逐渐演变出各种花样。“盘扣头里有一种团结的力量”，这是珊丽娜自己对这门技艺的理解。所谓直角扣，是盘扣中最简单的类型，用一根袷条编结成球状的扣坨，另一根对折成扣带，扣坨和扣带缝在衣襟两侧并相对。而花扣的元素更多样，实用性却弱一些，用浆糊和铜丝做成的扣子，经不起洗涤，这一类的盘扣，多以装饰性为主。珊丽娜接触到花扣，反而是跟随丈夫去了德国以后的事情：“因为对旗袍感兴趣，每次回来，都要做几身，但对扣子的部分总是不满意。”

后来，珊丽娜回到国内，找到三位制衣的老师傅。莫师傅是教做旗袍的，朱师傅是教丈量的，荣师傅是教做盘扣的。荣师傅有本画有盘扣图稿的小本子，平时不让人碰：“我跟他学了两年的盘扣。后来，我不断尝试改变，怎么舒适，怎么来。”

## 不做重复的作品，等待欣赏它的人

在珊丽娜家的客厅墙上，挂着一幅尺寸巨大、以秦始皇兵马俑为灵感的盘艺作品，取名为“中华崛起”。这幅巨型作品，从五年前就开始准备，构思三年，设计三个月，制作一年多。为此，珊丽娜和她的团队还特地去西安做了考察：“我不喜欢给自己拍照，但我会拍一些照片作为资料。每次做新作品之前，会去不同地方考察、参观。以前做‘一大会址’这幅作品的时候，我请员工每人从不同的角

度拍一张照片，结合起来，最终才完成这样一幅作品。”她还打算，以十六个不同的朝代作为设计元素，构成完整的“中华崛起”系列。

制作硬条、扣坨编结……基本的盘扣制作法，可以衍生出一幅复杂的盘艺作品，灵感就来自于普通生活：“你如果仔细的话，就会发现，我家里的植物是没有黄叶的，因为我会用心去‘伺候’它们。‘伺候’它们的过程，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，让自己静，才能在生活中寻找灵感元素。”

唯一的准则是，不做重复的作品。两万多件盘艺作品，不卖，珊丽娜打算开一间盘艺博物馆，将作品一一陈列起来，等待会欣赏它们的人，作为收藏。“我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，但凡别人没做过的，我就是第一。当时申请‘大世界基尼斯纪录’，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。”有趣的是，这种“变”，最终竟然导致了“不变”。20年来，珊丽娜团队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“公司成立了20年，其中难忘的事情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明白的。我们很‘节约’，每一个成员都是多面手，除了盘艺，还会很多别的技能”。

对珊丽娜来说，作品的规模是大还是小，两者之间并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。最大的困难，大概在于资金的不足：“我变卖了自己的房子，用于给员工发放工资、开发新的作品。我考虑的是，如何设计新的东西，让作品能够留世，这就是我坚持的原因和初衷。”

## 我还没有成功

信封、练习本……珊丽娜知道，要想把一门手艺长久地传承下去，离不开与当代时尚的结合，只有年轻一代喜欢，手艺才会“活起来”。“我还研发了一款‘相思绳’，家里

人出门或是出差的时候，都可以佩戴。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是不拿下来的。当你看到‘相思绳’的时候，就会思念远方的亲人。”

亲情，是珊丽娜创作中不变的主题，进门处的盘艺博客板上的三个小动物，就寓意着她与两个女儿的生肖。大女儿生在上海，成长在德国，她的房间门上，便是一幅紫色玉兰的盘艺作品。小女儿性格黑是黑、白是白，盘一朵莲花，取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之意；一条鱼，一汪水，希望她“如鱼得水”。两个女儿才18岁的时候，珊丽娜就将家中的账本交给她们，要求她们自己当家。在这样“特别”的教育之下，两个女儿足够有能力，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并且也给了珊丽娜的盘艺事业最大的支持。

可是，珊丽娜觉得自己的“第二”事业，还远远没有成功：“我没觉得我做盘扣很成功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还没能开始赚钱。我的团队跟了我二十年，我希望能安置好我的员工，我的产品能够继续研发，有志之士能够收藏我的作品，这就是我的奋斗目标。”



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获得者的故事

